



姜龍昭

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江蘇省吳縣人

政治作戰學校畢業

經歷／

編審、製作人、副教授

現職／

中國電視公司製作人

作品／

長白山上、眼、母親的淚、國魂、多少思念多少淚

一隻古瓶、吐魯番風雲、鐵甲雄師、金色陽光等三

十餘種

淚水的沉思

舞台劇劇本佳作

姜龍昭

故事大綱

莊秉剛，是一個耿介正直、奉公守法的某公司會計主任，爲了不願造假帳，爲老闆所不喜，囑其自動提前退休，他並不以爲意。

他的長子執中，性格頗有乃父之風，原先在一家貿易公司任職，爲維護商業道德，不願陪驗貨人員喝酒作樂，以便產品矇混過關，結果，同樣被老闆炒魷魚，嚐到失業的滋味。

他的次子惠中，比較現實，喜歡鑽營拍馬，送禮拉關係，期望升科長，誰知事與願違，費了很大的勁，結果一場空。後遇一舊日遊伴，被拉去做餐廳的總經理，志得意滿，高興萬分，誰知好景不長，原來被人利用作「人頭」，結果爲了空頭支票而入獄。秉剛的太太爲此與丈夫大吵一架而心臟病發暴斃。

死後兩年，長子執中與人合夥創立貿易公司，結果爲了轉口貿易，而上當受騙，傷心之餘，淚水潸潸而出，秉剛教訓他要在痛苦中，沉思檢討，認清社會的險惡，在艱困中，再站立起來。

(四幕七場舞台劇)

時間：現代

地點：台北

幕次：

第一幕：一個秋天的黃昏。

第二幕：第一場：距第一幕廿天後。

第二場：距上一場若干天後。

第三幕：第一場：距第二幕相隔二個月後。

第二場：距上一場若干天後。

第四幕：第一場：距第三幕兩年以後。

第二場：距上一場兩個月後。

場景：

舞台上為莊家客廳，四幕同一個佈景，前面是院子，有一搖椅，及一些盆花、樹木，後方搭平台，是客廳兼飯廳。

有門通外面大門，也有門外走道通內室及後面廚房、書房、臥室。客廳內有沙發、茶几、電話、及酒櫃等擺設，牆上掛有字畫，略有書卷氣。

第四幕與前三幕，相隔了兩年，牆壁上，多掛了張母親的遺像，傢俱位置，可稍有變動，以增加變化。

人物：

莊秉剛：年近六十，身體健壯，為人正直、有骨氣擔當，曾任某公司會計主任，為全劇中心人物。

莊妻：年五十餘，是秉剛的太太，名邱素素，體形略胖，有心臟病，較現實，熱愛子女。

莊執中：秉剛的長子，卅二歲左右，原在一家貿易公司做事，因不願隨波逐流，被逼自動辭職，後與人合夥，另開公司，東山再起，有乃父之風。

傅逸梅：執中的妻子，卅歲左右，處理家務事，有現代女性的賢慧，甘心在廚房做菜。

莊惠中：執中的弟弟，與大哥的性格相反，廿九歲，政府機關任小科員，送禮、拍馬鑽營想當科長，後失敗甚沮喪，不久竟然做了餐廳的總經理，後被關入牢中，始醒悟過來。

莊佳玉：秉剛唯一的女兒，廿六歲，在醫院任護士，有男朋友，却不想早日結婚，有時髦女性的虛榮心。

趙自強：佳玉的男友之一，卅歲，某報社記者，熱衷於工作，有時易引起女友之反感。

湯毅：青年才俊，一表人材，帶金邊眼鏡，擁有博士頭銜，易為女性崇拜之對象。
老吳：秉剛的多年老友，年六十餘歲，常與秉剛喝酒、聊天，最後，竟與秉剛鬧翻。
方董：六十餘歲，大昌貿易公司之董事長，頭顱有些禿，頗有氣派。
姚經理：執中以前的頂頭上司，四十餘歲，長於世故，是精明的經理人才。

第一幕

時：一個秋天的黃昏

景：莊家客廳

人：莊秉剛、莊妻、莊執中、莊惠中、莊佳玉、姚經理、湯毅、趙自強、方董、傅逸梅、老吳。
幕啓時：

燈光逐漸明亮，是下午五點光景。

莊妻邱素素獨自一人，坐在客廳搖椅裡，靜靜地望着院子裡晚霞滿天。

秋天，有些憂傷的音樂，升起，院子裡，飄落下幾片黃葉。

稍頃，佳玉盛裝自房內走出，本打算向外走，突然，發現媽一人在搖椅坐着，乃停步，開室內的燈。

佳玉：媽。

（莊妻依然在沈思，似未聽見。）

佳玉：（稍大聲）媽，……你不是睡着了？……小心，別着涼了。

莊妻：（驚醒）喔！……我沒睡着，佳玉，你叫我，有什麼事嗎？

佳玉：媽，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最近這兩天，我看你氣色不太好，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要不要我陪你去醫院找洪大夫檢查一下。

莊妻：（嘆了一口氣）哎！……人老了，稍為多動了一下，就腰酸背痛，整天懶洋洋的，一點勁都提不起來，我自己清楚，是老毛病，用不着去檢查。

佳玉：媽，昨天晚上，你是不又和爸吵架了？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洪大夫，不是說，你的心臟不太好，最好少生氣！

莊妻：佳玉，你說，我能不生氣嗎？……你爸還有三個月，就要退休了，眼看就可以領退休金了，誰知道前兩天

，他和公司的總經理吵了一架，竟然自己上了辭呈，要不幹了。你說，這是不是發了「神經病」！

佳玉：爸是為了什麼事，要和總經理吵架呢？

莊妻：是因為今年公司不賺錢，總經理為了想少繳一些營業稅，要他編造一些假帳；可是，他這會計課長就說什麼也不同意，這樣，就吵了起來。為了表示他的「清白」，他的「性格」，竟然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就上了辭呈。辛辛苦苦幹了卅年，要是被批准了，說不定，快到手的那筆「退休金」，就泡湯了。……

佳玉：爸也真是的！……他就是這樣的硬脾氣，率直不屈！

莊妻：（感慨萬千）我和他結婚卅多年，我真是受夠了！……他的這種臭脾氣，害我不知跟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真恨我自己，當初，怎麼瞎了眼，會答應嫁給他的！

佳玉：媽，……別再說這些氣話了！……還是保重身體，最要緊！

莊妻：對了，佳玉，你也不小了，今年，也已經廿六歲了，你究竟打算跟誰結婚呢？是趙自強呢？還是湯博士？

佳玉：媽，我根本還不想結婚，讓我再做兩年快樂的單身女郎，不好嗎？

莊妻：真是時代不同了。從前，女孩子十八、九歲，就已經做了媽媽了；一過了廿五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那像你，廿六歲了，還一點兒不着急似的。

佳玉：媽，……就你來看，是趙自強好呢？還是湯博士好呢？……在我的心中，他們兩個，真是半斤八兩，難分上下？

莊妻：是嗎？……我看，你是比較喜歡趙自強，處處遷就着他。其實，我覺得，無論學問、家世、前途、背景，湯博士要比趙自強好得太多了。……

佳玉：怎麼說呢？

莊妻：湯博士，是留美的電腦博士，趙自強只是大學畢業，連個碩士也沒混上。湯博士的父親，過去做過外交官，在官場有很好的人事關係，再說，現在在美國經營房地產，有的是錢，你要和他結了婚，你根本就不用在醫院當什麼護士班，舒舒服服的做現成的少奶奶。而趙自強，父親雖說是個退役的將軍，現在只是一家銀行的高級顧問，收入很有限，自強自己只是報社的記者，你要和他結了婚，還不是照樣還得去醫院上班，……這和不結婚，又有什麼兩樣？

佳玉：媽，這是你的看法。事實上，我總覺得湯博士有些誇張，不實在，老喜歡吹牛，而趙自強則比較誠懇實在，不會花言巧語，做事認真又負責。……

莊妻：你今天打扮得這樣漂亮，是不是去赴趙自強的約會了？……

佳玉：今天，我輪休，不用去醫院上班，而自強正巧報社也休假，他約了我一起去吃飯，看電影。……

莊妻：湯博士，今天沒有來約你？……

佳玉：他說南部有個地方請他去演講，要明後天，才能回來。

莊妻：湯博士，有沒有向你表示過，對你有意思？

佳玉：有，可是，我說，我還不想結婚。

莊妻：佳玉，不是說，明年，他還要回美國去嗎？……你可別糊裡糊塗的拒人千里之外喲！……

（門鈴響）

莊妻：也許，是你爸爸回來了。

佳玉：我去開門。

（佳玉領自強上，自強一臉歉然）

佳玉：（十分喜悅的向母親說）媽，自強來了。

自強：伯母，您好。

莊妻：好。

佳玉：自強，我已經打扮好了，我們走吧！

自強：不，佳玉，實在很抱歉，……我恐怕，不能陪你看電影了。

佳玉：（吃驚地）什麼？我們早約好的，我打扮了半天等你，結果你竟然不去，你今天是怎麼了？

莊妻：是啊！約好了，為什麼不去？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

自強：是這樣的，剛剛報社採訪主任打電話給我，說：桃園中正機場有重要的新聞，要我馬上去採訪，所以，我

必須馬上趕去。佳玉，請你原諒我，改天，我一定再補請你看電影。

佳玉：（氣急敗壞地說）「新聞」，「新聞」，你的心裡，只有「新聞」，根本就沒有我，這明明是你故意找來

回絕我的藉口。你休假，還要派你去工作嗎？我才不信……你說的這套鬼話！

自強：佳玉，我……實在很對不起你。採訪新聞，是我的工作和責任，誰知道臨時會發生這樣的「突發事件」，

主任一定要我去，我不能不去呀！（看錶）再不去，會來不及了，我希望你能諒解我！

佳玉：哼！（非常生氣）我不信！（嘔氣地說）

自強：伯母，我告辭了。（掉頭而去）

佳玉：（激動地，向大門外）你走好了，再也別來找我，……嗚……（哭起來，……自言自語）……把「新聞」

看得比我還重要，我算什麼？……嗚……

莊妻：佳玉，別哭了，說不定他真有很要緊的事，別嘔氣了。……

（佳玉哭着奔入內室下）

（電話鈴響）

莊妻：（接聽電話）喂，這兒是莊公館，請問你找那一位？……莊秉剛，他還沒有回來，有什麼事嗎？……你姓方，……你是「大昌貿易公司」的董事長，……你想等一下，來看秉剛，……是黃總經理介紹你來的……好，……大概，一會兒他就下班回來，我會轉告他不要出去，……在家等你就是了。

（掛上電話）

（在接電話中，執中自外進入）

莊妻：執中，你下班啦？……今天，沒有加班？

執中：媽，沒有。……肚子好餓，……逸梅呢？……

莊妻：在廚房忙着。

執中：爸和弟弟回來了沒有？

莊妻：還沒有呢！……

執中：我先去洗個澡，再說。（向內室下）

（門鈴響）

莊妻：這會，大概是秉剛回來了。（去開門）

（湯博士帶金邊眼鏡，風度翩翩隨莊妻上）

湯毅：伯母，佳玉，在家嗎？

莊妻：在家，……我去叫她出來。……

湯毅：不忙，……

莊妻：湯博士，不是說，你到南部演講去了嗎？……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湯毅：我是坐飛機趕回來的，……伯母，請你別再叫我什麼湯博士的，就叫我的名字湯毅，就好了。……（自

口袋掏出一瓶西藥奉上）伯母，我聽佳玉說，你的心臟不太好，膽固醇過高，我特地帶了瓶專門治心臟病

的特效藥，你不妨服用試試看，……若是有效的話，……我還可以託人從美國帶來，……這種藥，台灣目

前還沒有進口。……

莊妻：（高興接過藥瓶）湯毅，……你可真是有心人！……（向內叫）佳玉，……快出來，湯博士來看你了……

（佳玉聞聲自內出）

佳玉：湯毅，你不是說，明後天，才回台北的嗎？……

湯毅：我是搭飛機趕回來的，佳玉，有沒有空？我想請你去希爾頓飯店吃飯去。……我記得，今天你不用去醫院

上班對不對？……

佳玉：湯毅，……我跟你說過，今天我輪休嗎？……

湯毅：怎麼？你忘了？……吃完了飯，……我們去跳舞……伯母，你不會反對吧！……

佳玉：媽，……十二點以前，我會回來的。

莊妻：好啦！快去吧！……湯毅，路上小心喲！

湯毅：我會小心的，佳玉，走吧！

佳玉：媽，……我走了！

（兩人雙雙外出）

（秉剛夾了個公事包，自外進入客廳，坐入沙發，不發一言）

莊妻：（倒了一杯茶送上）秉剛，……怎麼樣？……你的辭呈，總經理批准了嗎？

秉剛：總經理沒有准我辭職，他准我提前退休，……我應得的退休金，他還是如數的發給我！……

莊妻：這麼說，……總經理還是很有人情味，……你總共領了多少退休金？

秉剛：連勞保在內，一共是一百零五萬多一點。……明天開始，我就可以不用再去上班了。……

莊妻：秉剛，……你有什麼打算呢？

秉剛：我打算找老吳來商量一下，看看有什麼小本生意，可以做的！

莊妻：你呀，算啦！你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那幾個退休金，還是先存起來再說。做生意，用不了幾下子，就

折騰光了！……

秉剛：是嗎？……

（老吳興匆匆自外進入）

老吳：秉剛，……你們家大門怎麼沒有關？……

秉剛：大概是我剛才回來時，忘了。……老吳，你來得正好，……我正有事，要找你商量，在我家吃飯吧！

老吳：今天是阿敏的小生日，他打電話給我，要我來找你一起去他家，陪他喝兩杯。……你就和我一起走吧……

改天再來你家叨擾。……

秉剛：去阿敏家喝兩杯，也好啊！……素素，那我不在家吃晚飯了。……

莊妻：唉！你不能走。

秉剛：為什麼？

莊妻：剛才，有一位方董事長打電話來，說他一會兒就要來拜訪你，是黃總經理介紹他來的，究竟有什麼事，他在電話裡又沒有說。

在電話裡又沒有說。

秉剛：方董事長？……黃總經理介紹他來的？……

莊妻：是大昌貿易公司的。

秉剛：是方鵬飛！……他來找我，有什麼事呢？……

老吳：秉剛，你有客人，不去也沒有關係，阿敏，不會見怪的。那……我去了。……改天再來聊。……

秉剛：代我向阿敏道歉，改天，請他來我家聚一聚，由我來作東。……

老吳：也好，……那我走了，大嫂，再見。……

莊妻：好走。

（老吳外出，下）

秉剛：吃飯還早吧？……我去上個廁所。……（入內室下）

（門鈴響）

（莊妻去開門，引姚經理自外上）

莊妻：（為姚經理送上茶水）姚經理請用茶，執中在，我去叫他出來。（向內室叫）執中，快出來，姚經理來看你了。（姚在沙發坐下，莊妻見執中出，乃入內室下）

執中：經理，有什麼重要的事嗎？下了班，你還到我家來看我！

經理：執中，日本鈴木株式會社向我們公司訂購的那批半導體，說好是這個月底交貨的，現在，因為機器出了毛病，恐怕無法如期交貨了！

執中：（着急）怎麼會呢？

經理：工廠的陳廠長說，大約有十萬枚已完成的成品中，百分之八十，不合日方的規格！

執中：百分之八十，不合規格！……這怎麼辦？

經理：老闆說，這筆生意，是你接洽的；所以，決定，還是由你來負責解決。

執中：（緊張）我有什麼辦法解決？

經理：老闆的意思是，等日本派來的驗貨人員一到台北以後，由你負責，好好招待他們吃喝玩樂，不論是到北投

喝酒，找樂子，或是乾脆銀彈攻勢，送厚禮也可以，一切開銷，都由公司來負責。總而言之，務必要讓那批不合規格的貨，順利過關。你明白這意思吧！

執中：經理，你是說，讓這批不合規格的成品，還是通過驗收，賣給他們。

經理：對了，現在，我們也只有這個辦法！

執中：經理，這樣做，一旦發現了，不會讓我們的公司，信譽掃地嗎？

經理：除了這樣，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執中：我想，我們可以，一面加緊趕工，重新趕製合乎規格的成品，一面向日本的鈴木株式會社解釋，說明無法如期交貨的原因，取得他們的諒解，同意我們延期交貨。……我想，這樣做，買主一定不會怪罪我們；同時

，也表現了我們中國人，對產品，負責任、守信用的態度。

經理：執中，你說的，理論上完全正確！……可是，實際上，行不通！

執中：怎麼會行不通？

經理：你想想看，還有二十天，就要交貨了，我們有八萬枚不合規格，就算從今天開始，讓工廠日夜趕工，少說也得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按照合約，我們逾期交貨，要罰違約金，再加上原料的損耗，工人的加班費，估計這筆生意，要讓公司，至少賠上五六百萬！

執中：（咋舌）五、六百萬？……要賠上這麼多！

經理：這……還是我保守的估計，也許要超過也說不定。所以，老闆說：千做萬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與其重新趕工製造，不如將這批貨，設法推出去。反正，得罪買主，是難免的。執中，你說，不對嗎？

執中：（思想了一下）經理，話是沒錯，可是做貿易生意，信用最要緊，像這樣投機取巧，瞞天過海的手法，遲早總會被發現的。……再說，不但違背商業道德，而且還可能引起貿易糾紛……

經理：執中，別太固執了！老闆既然決定這麼做，我們，奉命行事，就成了，何必想那麼多呢！

執中：經理，這是你的想法，……我却不想這樣做！

經理：執中，別傻了！……不，這樣做，老闆會生氣的！你好好考慮一下，我走了。（向外走出，下）

執中：（矛盾萬分，來回走動着）我能這樣做嗎？萬一，日本人不吃這一套呢？……

（門鈴響，執中去開門，迎方董事長，自外進入）

方董：這兒是莊公館吧？請問莊秉剛，莊先生他在家吧？做姓方，……這是我的名片。（向執中遞上名片）

執中：方董事長請坐，家父在，我去請他出來。

（執中入內，方坐下，瀏覽室內陳設，稍頃，秉剛手拿着方的名片，自內出）

秉剛：方董事長，敝人就是莊秉剛。你專誠來找我，……有什麼事嗎？

方董：我和你們廣發公司的黃總經理，是好朋友，是他向我推荐，要我來看你的。

秉剛：方董事長，……我已經退休，離開廣發公司了……

方董：我知道，莊先生已經退休了。是這樣的，我經營的那家大昌貿易公司，最近營業情況還不錯，會計部門，

只有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我有意再請一個熟手，……不知道，莊先生肯不肯來屈就！

秉剛：董事長的意思，是想請我去你的公司上班？……

方董：是的。

秉剛：董事長，不嫌我年紀大了一點？

方董：年紀大的，做事才比較牢靠。……再說，你們的黃總經理，一再向我推崇你的辦事能力，所以，我才來登

門求教。……

秉剛：方董事長，我想請問你，現在在你公司負責會計工作的，是不就是曾憲章？

方董：是呀！曾先生過去也曾在你們「廣發」做過，莊先生，你大概認識吧？

秉剛：我在廣發幹了卅年，我當然認識。……

方董：莊先生，若是同意來我公司幫忙的話，……我想發表你做會計室的副主任，曾憲章因為比你先在公司，我

讓他做會計室的主任。雖說，他比你年輕多了，……我想，莊先生，不會計較這些吧？

秉剛：方董事長，……承蒙你看得起我，來專誠請我去你公司上班，這是我的榮幸。……不過，……我好不容易

，才由公司退休，……我想，這件事，……你給我幾天時間，考慮一下，再答覆你，好嗎？……

方董：莊先生是不是，在待遇方面，有什麼意見，不妨直說。……我們可以商量？……

秉剛：這……不是問題，……

方董：那……是不還有別的原因？……（想了一下）也好，……莊先生，這樣吧，……三天以後，我來聽回音，

如何？……你是應該考慮一下，才答覆我的，……恕我冒昧，打擾，……告辭。

秉剛：方董事長，……我送你。

方董：不用客氣，請留步。

（秉剛送方外出，下）

（莊妻自內走出，見秉剛送走客人後）

莊妻：客人走啦？……

秉剛：嗯！

莊妻：秉剛，……你是怎麼啦？人家專誠找上門來，請你去他公司上班，……你居然不馬上答應，還端了架子，

要考慮一下，才答覆人家。這是什麼道理？

秉剛：你不懂，就別問！

莊妻：我怎麼不懂。你是不想在年輕人手下做副手，對不對！……你以為你領的那些退休金，真的可以不用上班

，在家當老太爺了！……

秉剛：你能不能少說兩句，讓我的耳根清靜一些！

莊妻：好，我不說，一說，我就生氣！

（場上空氣凝重）

（這時惠中由外進入客廳，他穿公務員服裝，手拿一個便當盒，一臉興奮的神采，向父母說）

惠中：媽，……爸……

莊妻：惠中，你下班啦？

惠中：（將便當盒交給媽，故意避開爸，把媽拉到一邊去說話）媽，你手邊有沒有錢？……給我兩千塊錢。

莊妻：惠中，你要這麼多錢，做什麼用？

惠中：我準備買點東西，去處長家裡送禮。……兩千塊，不算多啦！

（秉剛本來在看報，這時放下報紙，注意聽母子的談話）

莊妻：過年還早，現在送什麼禮？

惠中：媽，是這樣的，最近，我們處裡，有一個科長出缺，大家都在走門路活動。……按照年資、考績來說，……

……這個缺，由我來升，是天經地義的事，誰也沒話說；可是，現在的事情，很難講！

莊妻：怎麼說呢？

惠中：一些老同事說，要想升這個缺，最好去處長家裡，送送禮，活動活動，才有把握。……要不然，很可能，

爆出一個冷門來！

莊妻：惠中，聽你這麼說，我看，送兩千塊的禮，還太少了些，不如多拿一點錢去，再也不能像上次爭取出國進

修一樣，燙熟的鴨子，又給飛了。……（邊說邊從口袋掏錢出來數着）拿五千去，要送禮，就大方一些，

別小裡小氣，發生不了作用。

惠中：謝謝，……媽，你真好，我現在就去買禮物，洋煙洋酒，你看怎麼樣？

莊妻：你先得弄清楚，你們處長喜歡什麼，要投其所好，才有用啊，……若是他不抽煙的，你送他洋煙，又有什

麼用！

惠中：對！媽說得對！……我先去打聽清楚了，再決定買什麼。……媽，你們別等我吃晚飯了！

（惠中說完，匆匆將出去，走了幾步，突被父大聲叫住，停在那兒）

秉剛：（大聲）惠中！

惠中：爸，什麼事？

秉剛：你給我站住。……

莊妻：你叫他站住，做什麼？

秉剛：（不理太太，對惠中說）你給我聽着，我莊秉剛，生平最討厭送禮、拍馬屁。……處長升不升你做科長，

你應該以你的工作成績來爭取。升，最好；不升，也用不着去鑽營，走捷徑！

惠中：爸，……很多人，多在活動，……不活動，絕不會升我做科長的！

秉剛：讓別人去活動，我不管！……我不准你去活動！

惠中：爸，……好不容易，有這樣的機會，……

莊妻：惠中，你走，別聽你爸爸這一套。……這一輩子，他自己就為了這種臭脾氣，吃了多少虧，你何必跟他去學。快去，……去晚了，又後悔也來不及了。……

（惠中左右為難，踟躕着）

惠中：爸——

秉剛：別惹我發火！我不准你去，你就別再想去，你聽見沒有？送禮，讓別人去送。……為了改善社會這些不良的習氣，我希望你從本身做起。你是我兒子，希望你保有我這份骨氣，聽見了沒有？

惠中：（為難，又不想放棄）爸，……我求你答應，……就讓我去送一次，好不好？……

莊妻：惠中，……你不用去求你爸！……你想惹我生氣是不是？（大聲）走，快走！

（惠中走了一兩步）

秉剛：不准走！……

（雙方僵持中，惠中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逸梅身穿圍裙自內出）

逸梅：爸，媽，晚飯好了，是不開飯了？……（見惠中）二弟，你要出去？……不在家吃飯？

秉剛：不准出去，……走進屋吃飯去！……

（惠中懾於父威，欲回頭退屋去）

莊妻：（大叫）惠中，你究竟聽誰的話？……

逸梅：媽，你怎麼啦？……

莊妻：氣死我了，……（說着說着，心臟病發作，突倒了下去）

惠中：媽，你怎麼啦？……

逸梅：媽，……大概心臟病又發作了！……

秉剛：唉！……快，……去叫計程車！……

（執中自內出）

執中：逸梅，……媽怎麼啦？……

（一片慌亂中，燈黑）

第二幕

——幕徐徐下——

時：與上幕相隔廿天後。

景：莊家客廳

人：莊秉剛、莊 妻、莊執中、莊惠中、莊佳玉、姚經理、趙自強、傅逸梅、老 吳。

(第一場)

幕啓時：

執中與姚經理二人坐在沙發裡，似已談了一陣子。燈亮了以後，執中由沙發上站起來說話。

執中：經理，……你別說了，這些日子，我想了又想，我覺得，我沒有這樣的經驗，你還是另派別人，去陪那個日本人驗貨吧！

經理：執中，先不忙驗貨。……我不是和你說了嗎？先陪他去喝酒，或是找漂亮的女人，……

執中：經理，用這種「瞞天過海」的手法，去對付日本人，遲早會被發覺；……到那時候，不僅我們公司的信譽受到影響，就連中國人的臉，也會被丟光！……

經理：執中，你怎麼不為你自己想一想呢？老闆已經跟我說了，這一次，你若是辦好了，他馬上發表你做「副理」，絕不食言，這可不容易唷！

執中：是嗎？

經理：老闆說，做生意，賺錢第一，誰跟你講道德，爾虞我詐，這也沒什麼，誰也不是省油的燈！……只要驗貨過了關，他們還有什麼話好說，……日本人自己，有時候，不也來這一套！

執中：日本人這樣做，是日本人的事！我們中國人，不能來這一套，……君子有所為，亦當有所不為，……為了樹立我們公司良好的信用和聲譽，就是賠錢，我們也不應該這麼去做！

經理：執中，何必這麼固執呢？……說起來，這可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陪他吃喝玩樂，一切報公帳，這還不痛快嗎？……日本人聰明得很，一點就通的！

執中：經理，何必一定要強我所難呢？記得，當初，我剛進公司的時候，你曾經跟我們說過，年輕人在社會上做

事，最要緊的是「志節」和「操守」，……你不會忘了吧！

經理：（無言以對）……執中，……你別惹火了老闆，……他若生起氣來，說不定馬上會炒你就魚唷！（略帶威脅口吻說）

執中：會把我「開除」？……

經理：（又轉討好口氣）執中，……我完全是站在「愛才」的立場，為你着想，才和你說這樣的話！……你可別誤會，我是在給你施加壓力！……

執中……（沉思中）……

（逸梅自內屋出，走向執中）

逸梅：執中，……我看，你還是別再堅持了吧！經理既然這麼說，你就照老闆吩咐的去做，不就沒事了，何必這麼彆扭呢！

執中：這不是鬧彆扭！這是對我人格的一次「考驗」！……一定要堅持到底！……

逸梅：（重複地說）「堅持到底」，……老闆真把你「開除」了呢？……

執中：我父親曾經說過，做一個中國人，要有真切的「愛國情操」；做一個現代人，要有堅定的「道德勇氣」；若是沒有「骨氣」，經不起「考驗」，就算不得是堂堂男子漢。老闆，若真要「開除」我，那就由他「開除」好了！……

逸梅：唉！你這樣做，……吃虧的，是你自己！

經理：執中，……你說得很對。……不過，在現實社會裡，我們不能不適應環境，否則，真如太太說的：吃虧的，是你自己。……

執中：經理，你不覺得，做「生意」，……「信用」比「賺錢」，更重要嗎？欺騙蒙混，只是騙得了一時，遲早總會穿幫的。

經理：好了，既然，你這麼說，……我就回去覆命了，……希望，你別後悔！（忿然走出）

（經理走後，沉默了片刻）

逸梅：執中，……你的硬脾氣，真跟你的父親，一模一樣！……「寧斷不屈」，……說真的，……我敬佩你的，也就是這一點。

執中：（深感安慰）逸梅，……是嗎？

逸梅：就是，……我擔心，……

執中：你擔心什麼？

逸梅：我擔心，……也許，你們老闆，真的會炒你魷魚！

執中：真是這樣，……我也不會後悔！……在人生的旅途上來說，……這，未嘗不是很好的「鍛鍊」！「考驗」！

逸梅：（關切的依偎着執中）是嗎？……

執中：（回憶地說着）記得「荒漠甘泉」書上，曾經說過：一個鐵匠，在鍛鍊鋼鐵的時候，先把鐵在爐中燒紅，然後用鐵錘錘它，再把它投入冷水中，試驗這塊鐵，到底經不經得起鍛鍊，會不會裂成碎片。……

逸梅：（接着說下去）火是熱的，錘是硬的，水是冷的，……若是經不起鍛鍊的，就被視為廢鐵一般。……

執中：（緊接說）被丟棄。……（停了一下）逸梅，……我還年輕，……你不會願意我像廢鐵一樣，被丟棄，對不對？……

逸梅：（二人同心合意）執中，……別說了，我永遠支持你的「看法」！真砸了飯碗，……我願意跟你一起「餓飯」！……

（二人會心的笑了）

執中：別說笑了，走，……我陪你「做飯」去，（二人入廚房下）

（稍頃，佳玉又換穿了一件新的洋裝，自內出，她孤芳自賞的自我打量着。這時，惠中自外下班回來，將便當盒放好）

惠中：佳玉，爸還沒回來吧？

佳玉：還沒有。……二哥，你今天回來得真早。

惠中：打扮得這麼漂亮，你要出去啊？

佳玉：嗯！……

惠中：是跟趙自強有約會，還是湯博士有約會？……

佳玉：那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惠中：佳玉，媽今天出院了，是吧？

佳玉：嗯，……她在房裡躺着，精神還不太好，你沒事，少去煩她！

惠中：佳玉，我問你，媽的病，究竟嚴不嚴重？我聽大哥說，好像為求根治，大夫要她去美國動手術開刀，……是不是真的？

佳玉：媽得的是心肌梗塞症，有好幾條通心臟的血管，因血脂肪過高，被堵塞了，……最好動手術，把它切除，……換上幾根新的血管。……不過這種手術，很危險，成功的比率，只有百分之六十，……為了保險，最

好到美國去醫治！……

惠中：那要花多少醫藥費？……

佳玉：就是說嘛！……目前，我們只能採用藥物治療，使病情不再惡化，……儘量不讓她受任何的刺激！

惠中：媽自己知不知道？

佳玉：我們儘量不讓她知道，以減少她心理上的壓力。……對了，二哥，你升科長的人事命令，發表了沒有？上回送了重禮，大概沒問題了吧？

惠中：還不知道，升不升得成呢？……佳玉，……媽沒有睡着吧？……我還要找媽去，要她給我幫忙呢！

佳玉：你還要錢去送禮？

惠中：不，我找媽，要表舅找人給我寫一封「八行書」，我聽說，表舅有一個朋友，正巧和我們處長是中學同學，他若肯寫這封信，處長一定會買這個交情的！

佳玉：你呀，真有辦法，希望你成功！……

（惠中入內室下，門鈴響）

（佳玉去開門，引趙自強上）

自強：佳玉，……今天有空嗎？……

佳玉：對不起，……我已經和別人先有約了！

自強：（很失望）啊！……

佳玉：最近，熱門新聞很多，你怎麼會有空？

自強：佳玉，……你……還在生我的氣？……

佳玉：沒有，……我只是隨便問問你！……

自強：佳玉，我去醫院看你媽，她們說，你媽已經出院了，她已經完全康復了嗎？……

佳玉：只是病情穩定了些。……

自強：我聽主治的洪大夫說，你媽的心臟病不輕，……最好是動手術開刀，……是不是？

佳玉：嗯！……

自強：洪大夫還說，若是不小心，一旦復發，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

佳玉：嗯！……（有些傷心的抽泣起來）

自強：（掏出手帕交給佳玉擦淚）佳玉，別難過！有時候，西醫沒法治的病，說不定，中醫反倒可以治好！

佳玉：中醫？有效嗎？

自強：我聽說，在楊梅，有一個老先生，專門治心臟病，已經治好了很多病人，我們有一個同事的父親，就是他

治好的。……若是你願意，我可以給你去把地址打聽一下，據說，藥費也並不貴！……

佳玉：自強，謝謝你這麼關心！……等我問過媽以後，再和你聯絡。

自強：你自己也多保重，……我告辭了。

（自強走了幾步，佳玉將之叫住）

佳玉：自強！……

自強：（停步）佳玉，你想說什麼？……

佳玉：後天，我值小夜班，……你有沒有空，來陪我一起去吃宵夜？

自強：後天？……不行，後天我出差去新竹外海，報社要我去採訪海上開發石油鑿井的工程人員，寫比較深入的

專稿，向國人報導。

佳玉：你要出差去多久？

自強：可能要一個月。

佳玉：這麼久？

自強：報社希望我和那些在外海冒着風浪、艱苦鑿井發掘石油的工程人員，生活、工作在一起，這樣的報導，才真實而親切！……我覺得這是很神聖的一項任務，比報導大家樂、颯車的新聞有意義多了。佳玉，你認為怎麼樣？……

佳玉：自強，……我祝福你成功！……（伸出手來）我以你能參加這樣神聖的工作為榮。……

（電話鈴響，佳玉接聽）

佳玉：喂，我是佳玉，……你是湯毅，……你說什麼？……

自強：（識相地告辭）佳玉，……你忙吧，我走了。（下）

佳玉：（繼續聽電話）臨時發生一點麻煩，……現在還不空，……什麼？再等你一刻鐘……你一定來，……要我別走開！……好……我在家等你！……你一定要來唷！……（掛上電話）

（這時，秉剛與老吳自外邊談邊走進客廳）

佳玉：爸，你下班啦？……吳伯伯，您好！

（佳玉為二人倒茶送上）

秉剛：你媽出院回來啦？……在房裡休息？……

佳玉：嗯！

老吳：佳玉，你今天沒去醫院上班？……

佳玉：今天我休息，……吳伯伯，你坐，我進去一下。

老吳：好。

（佳玉入內室下）

老吳：秉剛，我聽說，你去大昌貿易公司上班，我真為你高興。有專長的人，究竟不一樣，退休還沒幾天，就又找到工作，真有辦法。

秉剛：老吳，說實在的，我本來不想去的，是太太逼着我去的！

老吳：這怎麼說呢？

秉剛：曾憲章，小曾，你聽我說起過這個人吧？……過去，我在「廣發」的時候，他在我的手下做事。……現在，我進了「大昌」，倒了過來，他反成了我的上司。……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呀！……

老吳：秉剛，你提起「小曾」，我可想起來了，過去他在「廣發」的時候，曾經因為出了點紕漏，才被公司辭退的；怎麼，他會到「大昌」去當會計主任呢！

秉剛：還不是因為他有人事關係。聽說，大昌的總經理，就是他的姐夫。……

老吳：哦！那就難怪了！

秉剛：這個年輕人，憑着他的後台硬，整天擺着一付當主管的架子。看了，真讓人受不了！

老吳：這年頭，少年得志的年輕人，都是這樣的！……你這位老成持重的副主任，還是多忍一點！……

秉剛：我是在忍着，不忍的話，幹不上三天，我就辭職不幹了！前兩天，他私人欠了別人的一筆賭債，挪用公款來彌補虧空，讓我查了出來，我好心好意勸了他幾句，想不到他惱羞成怒，竟要我少管他的閒事，免得自找麻煩！

老吳：嗯，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電話鈴響，秉剛去接聽）

秉剛：這兒是莊公館，你是姚經理，……你找執中，……好，我要他馬上去。（掛上電話，向內室叫）執中……

執中：爸，什麼事？

秉剛：你公司姚經理打電話來說，老闆要你馬上到公司去一下，有重要的事找你。

執中：好，……我這就去！（匆匆出，下）

（莊妻穿了外出服，由惠中扶着，自內室走出）

秉剛：太太，……你才出院回來，怎麼，你要到那兒去呀？

莊妻：我……想去表弟家走一趟。

秉剛：去表弟家做什麼？……你才出院，病還沒有復原，醫生要你多休養，……你不在家躺着，出去走動做什麼？

惠中：爸，……我扶着媽，坐計程車來回，不得事的。

秉剛：惠中，是你要她出去的，是不是？……究竟為了什麼，你說？

惠中：爸，……是這樣的，表舅不是認識市政府的甘顧問嗎？我聽說，甘顧問有一個親戚，正巧和我們處長，是中學同學。要是表舅肯請那位甘顧問，給我們處長，寫封「介紹信」，那我升科長，就沒問題了。

秉剛：你呀，滿腦子想的，不是送禮拍馬屁，就是鑽門路、拉關係！你怎麼不跟你大哥學學，……拿點骨氣出來，給我們莊家爭一口氣！

莊妻：啊呀！又不是找你去求人，為什麼不給孩子想一想，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活動活動，有什麼不對呢？

秉剛：社會風氣，就是這樣，才給弄得烏烟瘴氣，……你養病要緊，在家躺着，我不准你去！

惠中：（着急）爸，媽……

老吳：大嫂，……你還是多休息，比較好，惠中的事，由他自己去解決！

惠中：媽，……你給表舅打個電話，我自己去好了。（說完往外才走了一步）

秉剛：惠中，站住，我也不准你去！……

（惠中停步）

莊妻：秉剛，……你要我再住一次醫院，是不是？……

老吳：秉剛，……你就讓惠中去吧！……

（秉剛幾經掙扎，門鈴響）

秉剛：好，去吧！

惠中：我去開門。……（迅速走出，下）

（湯手捧鮮花自外進入）

湯毅：（有禮貌的向大家請安）伯父，伯母，吳伯伯，大家好，……佳玉，她在吧？

莊妻：（向內室叫）佳玉，……快出來，湯博士來了。

湯毅：伯母，……我聽說你出院了，……恭喜你恢復健康！（將鮮花獻上）我聽說你最喜歡玫瑰花，特地買了一

束來。……

莊妻：（高興地接花）湯博士，謝謝你的花，……你真是有心人。……

佳玉：（嬌嗔地）湯毅，你怎麼到現在才來，……我還以為你「黃牛」了呢？

湯毅：（看錶）對不起，……我實在太忙了，……不過，我不是先給你打了電話嗎，……為了表示我的歉意，……

我特地買了個小禮物送給你，……希望你能喜歡！……（說完自口袋取出一個匣子，打開裡面是一支珠寶

的別針）

佳玉：（高興萬分）啊！……好漂亮的別針！……

湯毅：佳玉，來，我給你戴上。（將別針為之別上）

佳玉：（展現給母看）媽，……你說好不好看？……

莊妻：好看，真的很漂亮！……

湯毅：佳玉，……（低聲與之耳語一番，……）

佳玉：媽，……湯毅，……他……要請我出去吃飯！……

莊妻：好，你們去吧！……早點回來。……

佳玉：是的，媽。……

湯毅：伯父，伯母，吳伯伯，……告辭了。……

（湯毅偕佳玉離去，下）

老吳：秉剛，……這個年輕人，很不錯啊！……

秉剛：是嗎？

莊妻：（突發出尖叫一聲）啊——

秉剛：（緊張的）太太，你怎麼啦？……

莊妻：我不小心，讓玫瑰花上的刺，刺到了！……

秉剛：你看，玫瑰有刺，……你都忘了。……

（燈黑，暗轉）

（第二場）

（燈再亮時，場上空無一人。）

（惠中一人拿了酒瓶，滿臉通紅、醉薰薰的自外進入，坐下獨自喝着悶酒，沈思着。）

惠中：（發出一串歇斯底里的苦笑，由小而大）嘿，……哈……哈……這是公平的嗎？

（逸梅自內走出，上前問道）

逸梅：二弟，你怎麼啦？一個人在這兒喝酒！……

惠中：大嫂，……怎麼？我一個人喝酒也不行嗎？

逸梅：我看你，好像喝了不少了，……是發生了什麼事，讓你受了委屈呢？

惠中：委屈？……我受的委屈可大着呢！……大嫂（倒了一杯酒，遞給逸梅）來，你陪我喝一杯，怎麼樣！

逸梅：（將酒瓶奪過來）二弟，我看，你已經醉了，別喝了，進房去休息吧！時間也不早了！

惠中：（又奪回酒瓶）不，我清醒得很，你別管我，今兒，讓我喝個痛快！……

逸梅：二弟，你究竟怎麼啦？……

惠中：沒怎麼，……只是，我心裡不痛快！……明明，該我升科長的，……結果，……却升了小張，……太沒有

道理了！……

逸梅：（訝異）什麼？你沒有升成科長？……

惠中：（傷心的說）大嫂，……（大叫）你說，這公平嗎？……

逸梅：（安慰地）二弟，……別難過了，想開一點！……（偷偷的將酒杯收起來）

惠中：（大叫大嚷）想開一點，我就是想不開，怎麼樣？

（莊妻聞聲自臥室內走出）

莊妻：惠中，……你是怎麼啦？你跟誰在發脾氣？

惠中：我跟誰在發脾氣？……我在跟我自己發脾氣！

莊妻：你又在喝酒！……（把酒瓶拿過來）你心裡不痛快，喝酒就痛快了嗎？

惠中：媽，……我真是越想越嘔！……早知道，我升不上科長，前兩天，我也用不着，忙着去找表舅，寫什麼介紹信！……小張，才到處裡來，一年都不到，沒想到，升科長的，竟然是他！

莊妻：你不是說，……他託了最高民意代表，寫了推荐信嗎？人家後台比你強，你還有什麼話說？

惠中：這年頭，什麼都講後台、背景，……那兒還有什麼是非、公理？

莊妻：惠中，……別往牛角尖去鑽，人生有許多事情，是強求不來的。你要送禮，爸不答應，媽給你送了，你要

寫介紹信，爸不同意，媽還是打電話，要表舅託人給你寫了。……現在命令發表了，你沒能升上去，你能

怪誰，怨誰呢？……

惠中：媽，我不想再幹什麼公務員了。我現在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一點兒勁都提不起來，……我那兒還有精神

去上班！

莊妻：惠中，別這樣，……你的腦筋比較靈活，將來的日子，還長得很。你爸老了，媽的下半輩子，希望都寄託

在你和大哥身上，知道嗎？……

（這時，執中悠然的自外歸來，心事重重）

逸梅：執中，……你怎麼，回來啦？……

惠中：大哥，你怎麼啦？臉色好難看！

執中：（有氣無力地）唔！……沒……什麼……麼？……

莊妻：執中，你是不是病啦？……

執中：媽，……我沒病，……只是……心情很壞！

逸梅：什麼事？心情不好！……

莊妻：執中，有什麼事，別憋在心裡，說給媽聽！

執中：媽，……今天，我已經向公司正式辭職，並且辦好了移交。明天開始，我就不用再上去上班了。

莊妻：執中，發生了什麼事，你要向公司提出辭職？是不是，你做錯了什麼事？

執中：我什麼也沒有做錯！……我只是堅持自己做人的原則，……前兩天，我沒接受經理的勸告，……就料到會

有這樣的結果的！……

莊妻：執中，你在說些什麼？媽聽不懂。……是不是你已經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所以，要向公司提出辭職！

執中：不，……我辭職，……是老闆授意的。

莊妻：究竟為了什麼呢？……老闆要授意你辭職？

執中：媽，因為你在生病，你不知道，我曾經和父親商量過，他支持我這麼做！……為了不願讓日本人說我們中國人不注意信譽，沒有商業道德，我沒有聽我經理的勸告，所以，被老闆炒了魷魚。……什麼「自動辭職」，只是說起來，好聽一些而已。……

惠中：哥，……我聽爸提起過說，只要你肯陪日本來的驗貨人員，吃喝玩樂，讓那一批不合規格的成品，順利過關，不但，一切費用，可以報公賬，而且還馬上升你做副理，……像這麼好的機會，你竟白白的把它放棄，這不是太可惜了嗎？……

執中：惠中，這是你的想法。……我却不這麼想！……父親曾經跟我們說過：「做一個中國人，要有真切的『愛國情操』；做一個現代人，要有堅定的『道德勇氣』；……若是，沒有『骨氣』，經不起『考驗』，就算不得是堂堂男子漢！……」這些話，……你都忘了嗎？……

惠中：大哥，……爸年紀大了，他的「思想」，早就趕不上「時代」潮流了。你聽了他的話，結果，飯碗砸了，這不太冤枉了嗎？……

（惠中在說這話的時候，秉剛已自內走出，惠中，並沒有發覺他）

秉剛：（厲聲的質問）惠中，……你在說什麼？我年紀大了，我的「思想」，早就趕不上「時代」潮流了，我什麼「思想」落伍了！……（轉向執中）他說你飯碗砸了，是真的嗎？……

執中：爸，……你別難過！……我：真的被公司「開除」了。……只是為了好聽，他們要我「自動辭職」！

秉剛：就因為你不肯和他們同流合污，做見不得人的事？

執中：是的！……

秉剛：（長長的嘆息，吁了一口氣）也好，……執中，（拍其肩膀）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人生，難免會遭遇「挫折」，我覺得你並沒有做錯。……你能離開那種「短視近利」而又沒有「原則」的貿易公司，並不可惜，……

……可惜的，是他們自己，失去了你這樣的「幹才」，執中，……你不愧是我莊秉剛的兒子！

莊妻：哎呀！你說得真輕鬆！這以後，再要找這樣的工作，可真太不容易了！……

秉剛：太太，別只顧着眼前，目光要看遠一點，……我對執中，有信心，他不會就此失業一輩子的！

莊妻：你這麼有把握！

秉剛：你沒讀過「歷史」嗎？凡是能堅持「道德勇氣」，具有「愛國熱忱」的人，不為邪惡所動搖，最後，終必是

會成功的，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惠中：爸，……那是「歷史」，「現實」並不是這樣的！
秉剛：你，……就是太「現實」，太不「歷史」了。將來，你會吃虧的！執中，挫折等於是「考驗」，做一個現代人，我們不怕「考驗」，我們要越戰越勇，繼續奮鬥下去，知道嗎？
執中：是的，爸，我會記住，你說的話！……

——幕徐徐下——

第二幕

時：距第二幕相隔二個月以後。

景：莊家客廳

人：莊秉剛、莊 妻、莊執中、莊惠中、莊佳玉、傅逸梅、方 董、老 吳、湯博士。

(第一場)

幕啓時：

莊妻坐在搖椅裡，逸梅自內端了一碗中藥來，給她喝。

逸梅：媽，藥煎好了，吃藥吧！

莊妻：好苦的藥，我真是不想再喝了。

逸梅：媽，藥都是苦的，我看你，這幾天，氣色，精神，好像都比前一陣子，好多了。

莊妻：（忍苦，把藥一口喝完）唉！別騙我了，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病，一天比一天不行，昨兒半夜裡，差一點發

病，又要送我去住院了！……

逸梅：是嗎？……媽不說，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莊妻：這一陣子，好像很久，沒有看見自強來了，是不佳玉和他鬧翻了？……

逸梅：誰知道！這些日子，那位湯博士，幾乎天天來。……

莊妻：（想了一下）嗯！……佳玉若是能嫁給湯毅，我也挺贊成的！……逸梅，你覺得湯毅，怎麼樣？

逸梅：很不錯的，既有錢、又有學問，家世背景也很好。他聽說執中，有意和幾個老同學，合夥自己來開貿易公

司，他一口答應，願意拿五十萬出來，投資作一個小股東！

莊妻：嗯，是嗎？……對了，執中，準備自己開貿易公司的事，籌備得如何了？有頭緒了沒有？……

逸梅：他正在奔走，找人投資，……大概差不多了！……

莊妻：希望他能成功！……

（這時，佳玉滿面春風，喜氣洋洋的自外進入）

佳玉：媽，大嫂，……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莊妻：什麼好消息。

佳玉：湯毅，他……他已經正式向我提出求婚了！

莊妻：是嗎？……

逸梅：佳玉，你是不已經答應他了？

佳玉：湯毅說，他早已把我的照片，寄給他在美國的父母看過了。昨天，他特地給他父母打了個越洋長途電話，他們都很贊成，他才向我直率表明態度的。媽，你不會反對，我嫁給湯毅吧！……

莊妻：我當然不會反對，……我擔心的是你爸。……他呀，專門喜歡和我唱反調，沒有一次，會和我意見一致的！

逸梅：媽，……湯博士，沒有什麼缺點，我想，爸，不會表示反對的！

莊妻：這可很難說，……他好像，對自強比較中意，說他做事負責任，做人誠懇踏實！……

佳玉：媽，……若是爸，真的反對，……你可要幫我說話唷！

莊妻：佳玉，你放心，媽會給你力爭的！……

佳玉：（自口袋取出一個匣子，內是一隻鑽戒，給媽看）媽，……你看，這是他給我的鑽戒，有兩克拉重，市價至少值十五萬以上，……

莊妻：（看鑽戒）這麼漂亮的鑽戒，……趙自強，怎麼拿得出來呢！……佳玉，……湯毅有沒有說，結婚以後，什麼時候，帶你到美國去？……

佳玉：他說，再過半年，他在這兒擔任客座教授的聘期滿了，就帶我去美國，……若是我想家，以後，三兩年，就可以回來一趟！……

莊妻：佳玉，你真好命，左挑右選的，總算給你選中了一個好對象！……

（這時，秉剛自內走出）

秉剛：太太，你在說誰，選中了一個好對象？

莊妻：還有誰，自然是說我們的寶貝女兒呀！

秉剛：佳玉，……是你，……快告訴爸，你選中了那一個好對象？是誰？……

佳玉：爸，你猜猜看。

秉剛：是……趙自強？

佳玉：不對。

秉剛：是湯毅？

佳玉：答對了。

秉剛：佳玉，……你真認為他是你理想中的好對象嗎？

佳玉：爸，他已正式向我求婚了。你看，這是他給我的鑽戒！……有兩克拉重，……市價值十五萬以上。（拿戒

子給父看）

秉剛：佳玉，……你要嫁的是人，不是鑽戒！……（還給佳玉）

佳玉：爸，我知道，我要嫁的是人，不是鑽戒。……難道說，湯毅，有什麼不好嗎？……他有錢，有學問，……這些

都錯了嗎？

秉剛：佳玉，……我和湯毅接觸的時間，也許沒有你多，但是我對他的觀察，也許比你冷靜而客觀。……我覺得

他不是真的有錢，和有學問，都是個「問號」！……

莊妻：是嗎？……不會吧！……

秉剛：他說他是博士，但是很少提到他的學校，他說他很有錢，却很少提到他父親，是做那一行的，……我發現

他很喜歡吹牛，說大話，……反正，這也不犯法，對不對？……

佳玉：爸，……你認為他……是假的？……是騙人的？……我不相信，……難道，這鑽戒也是假的！

莊妻：佳玉，別聽你爸胡說。他呀，……見不得人，比他好！

秉剛：佳玉，鑽戒真假，要專家才能鑑定出來，人的真假，一時很難加以判定，……我總覺得趙自強，比湯毅要

實在得多。……這些日子，我在報上，讀他的海外開鑿石油的採訪專稿，……我覺得，他能吃苦，肯用心

做好他本份的工作，將來，一定會有所成就的。……你要嫁人，應該是他，才對！

佳玉：爸，……自強老愛跟我鬧彆扭，我才不會嫁給他呢！爸，你不同意我嫁給湯毅？……

秉剛：佳玉，爸完全是為你着想，希望你再考慮！……

佳玉：媽！（求援）你看，爸，……真的反對！

莊妻：秉剛，……你怎麼總是這樣彆扭呢！……我喜歡東，你就偏向西！……我贊成佳玉和湯毅結婚，你就偏要

反對！……你要跟我作對到幾時呢！……

逸梅：媽，……你別發火，……一發火，……又要發病了，醫生說，你千萬不能生氣！……

莊妻：佳玉，好不容易找到這麼一個理想的對象，讓我感到好高興，……想不到，你却來潑一盆冷水，……我能

不生氣嗎？……（說着，氣喘起來）

佳玉：媽，……你別激動，……我扶你進去吃藥！

(莊妻有發病徵狀，佳玉扶之入內)

秉剛：唉！……這是怎麼說呢？(也入內室，下)

(門鈴響)

逸梅：(去開門，迎方董事長自外進入)方董事長，請坐。(向內室叫)爸，方董事長來看你。……

(秉剛自內出，逸梅為方董送上茶後退下)

秉剛：董事長，……是不是公司有什麼要緊的事，讓你星期天，還到我家來找我。……(送上禮)

方董：(吸了一口煙後，才說話)莊副主任，……時間過得真快，你來我公司上班，已經有三個月了吧！

秉剛：是的，到今天為止，正好滿三個月。

方董：最近，這一陣子，聽到不少有關你的閒話。

秉剛：(訝異)閒話？……是那方面的閒話？

方董：因為，沒有什麼證據，我也不想再提。……人，難免會有疏忽的時候！……

秉剛：我做錯了什麼，董事長，不妨直說。……

方董：昨天，曾主任來說，你做的帳簿，少了一筆資金，我聽了覺得很訝異，……你會計工作幹了卅年，怎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

秉剛：少了一筆資金？……董事長，這是不可能的事，帳簿每一筆支出，都寫得清清楚楚，怎麼會突然少了一筆

資金呢？

方董：你說得不錯，我也這樣想。……再說，公司又沒虧待了你。……但是，我今天親自把帳簿核對了一遍，結

果，確實是少了一筆款子。

秉剛：這怎麼可能呢？……要不，那準是曾主任，自己搞的鬼。……董事長，他經常在挪用公款！

方董：莊副主任，……你說曾主任，經常在挪用公款？……那為什麼你一直都沒有來，向我報告呢？……現在，

我發現，少了一筆款子，你才提出來。……(冷笑)嘿……那不是太遲了嗎？

秉剛：董事長，(憤怒、氣極)既然你這麼說，……我還說什麼呢？……為了表示我的「清白」，我可以馬上辭

職，離開「大昌」，只是，我必須聲明，我莊秉剛，幹了卅年的會計，我的帳，一向清清楚楚，從來沒有

發生過少了一筆款子的錯誤。……除非，有人故意整我，逼我離開公司！……

方董：好了，不用多說了！也許，是我們公司太小了；所以，才讓你發生這樣的錯誤，你，為了表示清白，願意

自動辭職，也很好。……說實在的，我也不想，讓這樣的錯誤！繼續發生下去！

秉剛：董事長，既然這麼說，我現在就可以去公司，準備辦理移交。……

方董：也好，……我這就告辭了。(說完起身先出，下)

秉剛：嘿，……這準是曾憲章搞得鬼！……居然，惡人先告狀，給我來這一手，……（向內室叫）逸梅……我有

事出去一下，一會兒就回來。（說完逕自出，下）

（逸梅自內出，清理桌上茶杯、及煙蒂）

（執中，稍頃，自外歸來，一臉興奮的神色）

執中：逸梅，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逸梅：是不是，已經找到投資的老闆了？

執中：有一個同學的父親，他願意拿出兩百萬來給我們成立貿易公司！

逸梅：這麼說，……你的理想，可以實現了？

執中：只是，他有個條件！

逸梅：什麼條件。

執中：他要求我至少也投資兩百萬，……這樣合作，才比較公平、合理。……逸梅，憑我過去在公司的一些經驗，和多年的海外關係，我相信用不了幾年，這些本錢，一定可以加倍賺回來的！

逸梅：嗯，我相信，憑你的幹勁，一定會成功的！……

執中：逸梅，我現在，……已經找到了一百萬的合夥人，還少一百萬，……你能不能，幫我想一辦法？

逸梅：我娘家，那裡湊得出這麼多錢！……不是說，佳玉的男朋友，湯毅可以投資五十萬嗎？……

執中：我已把它算進去了，才說，還差一百萬！……

逸梅：對了，前兩天，我聽惠中說，……他遇見了過去的一個老鄰居，外號叫「猴子」的，……現在是什麼賓館的大老闆，又是什麼理髮城的董事長，大概有上千萬的財產，……要請惠中去做餐廳的總經理，……要不
要找惠中去談一談？……

執中：惠中交的那些朋友，……我可不敢去領教！……

逸梅：這麼說，那只有開口，向你爸爸要了！只是，爸的那筆退休金，都全交給媽保管了，……要媽答應，才有希望。

執中：那，我先找媽去談一談！（欲入內找母）

逸梅：執中，爸出去了，……還是先和爸說好了，再找媽要，……你媽，剛才，為了佳玉的事，差一點，又發起

病來……

執中：佳玉，什麼事？

逸梅：湯毅已經向佳玉求婚了，媽好高興，……可是，你爸却不贊成，……要佳玉多考慮考慮！……

執中：是嗎？……

(正談話間，門鈴響)

逸梅：也許是惠中回來了。我去開門。

(逸梅迎湯毅上)

湯毅：大嫂，佳玉，她在家嗎？……

逸梅：在，她在媽房裡，我去叫她出來，你先坐一下。

執中：湯毅，……你來的正巧，……我正想去找你。

湯毅：大哥，你籌備的貿易公司，已經有眉目了？

執中：我已經找到了一個大股東，……成立，大概沒問題了，湯毅，你答應投資五十萬，可要說話算話啊！

湯毅：一定說話算話，……我馬上寫信給我父親，要他把錢給匯過來，大概，下個月，就可以兌現。你開公司的

地點，找好了嗎？

執中：找好了，在南京東路，我已經付了訂金。過幾天，就開始裝修！

湯毅：大哥，……你們一共多少資本？

執中：四百萬。

湯毅：這麼說，我出五十萬，也不算是小股東了，……我是不是可以有個名號！

執中：你想要什麼名號，你自己說。……

湯毅：推廣部經理。……

執中：好，……大概，下個月，我們公司就開張了，你可一定要來走馬上任啊！……

(佳玉自內出)

湯毅：好，我一定來向你總經理報到。……

佳玉：湯毅，……你來了！……

湯毅：佳玉，怎麼樣，我們的事，你跟你媽說了沒有？……

佳玉：說了。

執中：(識相的)湯毅，你們談吧，我失陪了。……

湯毅：大哥，請便。

(執中入內室，下)

湯毅：你媽怎麼說？

佳玉：我媽很高興，一口就答應了。……只是，我爸，……他不贊成，他要我再考慮！……

湯毅：噢！他的理由，是什麼呢？

佳玉：他說你，喜歡吹牛、說大話，……什麼學問、有錢，他都要打上「問號」，……湯毅，……你的學位，不會是假的吧？……

湯毅：怎麼會是假的呢？……佳玉，你爸在家嗎？……我現在當面去給他解釋！

佳玉：他出去了，……大嫂說，……剛才，公司的董事長來找他，……後來，就出去了。……什麼時候回來，也沒有說。……

湯毅：佳玉，……別難過，……我相信，你爸遲早，會答應我們的婚事的，……今天，你醫院上不上班？

佳玉：不上班。

湯毅：那我們出去散散心去！……去陽明山玩，好嗎？……

佳玉：好呀！

湯毅：走，我們現在就走。

（二人同外出，下）

（逸梅扶莊妻自內走出，執中隨之出）

莊妻：逸梅，你不是說湯毅來了嗎？人呢？……

逸梅：（叫喚）湯毅……奇怪，剛才還在，怎麼，一眨眼，就不見了。……

莊妻：大概，跟佳玉，找他爸去了！……執中，……你說，湯毅，願意為你創辦的貿易公司投資五十萬？……是真的囉？……

執中：剛才，我還問他，他說，一定說話算話，他馬上給他父親寫信，下個月，就可以把錢匯過來。……

莊妻：你爸，反對佳玉和他結婚，……真是莫名其妙！……

（正談話間，惠中心情輕鬆愉快的自外進入，他向眾人說）

惠中：媽，大哥，大嫂，……告訴你們一個驚人的消息，……我已經不再是什麼「小科員」了。……

莊妻：惠中，……是不是，發表命令，升你做「科長」了？

惠中：現在，真的升我做「科長」，我也不希罕去幹了！……

執中：你找到，更好的差使了。……

惠中：對了，大哥，……以前，我們住在中和鄉的時候，常和我在一起玩的那個「猴子」，你還記不記得？……

執中：那個有點像太保，又有點像流氓的「猴子」，我怎麼不記得，怎麼，他現在，發財了，是不是？

惠中：真是風水輪流轉，他說，他現在，至少有一兩千萬的財產，手上有不少生意好做，他聽說，我還在幹「小科員」，直笑我太沒有出息。昨天，我們在啤酒屋，聊了一晚上，他決定拉我一把，要我去當一家新開張餐廳的總經理，明天，就正式上班！……

莊妻：惠中，……你說的，是真的嗎？

惠中：當然是真的。媽，我騙你做什麼？一個月的薪水是十萬塊！到了年終，還可以分紅，少說，也可以分個五、六十萬！

逸梅：二弟，你真轉運了。

惠中：媽，我說，總有一天，我會出人頭地的，沒說錯吧！

執中：惠中，……那餐廳開在什麼地方，可以帶我們去看一看嗎？

惠中：可以啊！……媽，……你今天精神好不好？……好的話，……就全家上我開的那家餐廳，去大吃一頓，慶祝一番！

莊妻：（精神百倍）好呀！……這麼大好的喜事……我們是該熱鬧的慶祝一番！……

（燈黑暗轉）

（第二場）

（燈亮時，仍是白天，秉剛獨自一人，在家，以計算機在算帳，老吳自外進入）

老吳：秉剛，……我聽說，你已經辭職離開大昌，不去上班啦！

秉剛：嗯！（放下計算機）我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我莊秉剛，幹了一輩子的會計，一向清廉自守，公私分明，想不到退休以後，竟然被人誣告，說我記漏了帳，有揩油的嫌疑！……

老吳：這怎麼會呢？……是誰故意陷害你？

秉剛：你說，除了小曾，還會有誰，他自己欠了賭債，報公賬，結果，却栽贓在我頭上，讓我來替他揩黑鍋！

老吳：秉剛，想開一點，你的為人，我最清楚，別把這種不愉快的事，老擱在心上。

秉剛：事情不發生在你身上，你當然無所謂！

老吳：秉剛，沉住氣，所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是非黑白，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秉剛：老吳，「人爭一口氣，佛爭一柱香」，我這兩天，越想越嘔，實在嚥不下這口氣，……真沒想到，曾憲章這小子，我好心好意，多勸了他幾句，他竟然暗下毒手，用這種方法來對付我。

老吳：秉剛，你等着瞧，目前，他只不過得意於一時，將來，總有一天，他會自食惡果的！……

秉剛：對了，我也這麼想，要不然，天下也沒有真理了。……

老吳：秉剛，……我聽說，你家老大，與人合夥，準備自己開貿易公司，有沒有這回事？

秉剛：已經籌備得差不多了，……下個月，執照發下來就可以營業了，……他請我做會計主任，……這一回，大概不會再有人和我過不去了。……

老吳：秉剛，……那我得向你恭喜了！……

秉剛：開幕那天，請你好好的來乾兩杯！……

老吳：秉剛：你家老大，做人守本份，做事又講信用，我相信，他做貿易，配合國家的經濟發展，……將來，一定可以大有發展的！……

秉剛：噯，你對執中，這麼有信心！……

老吳：秉剛，……公司的資金籌足了沒有？……我手邊還有些錢，我想來投資，參加一份，歡不歡迎呀？……

秉剛：好呀！……你準備投資多少？……

老吳：五十萬！你們會不會嫌少？

秉剛：不少，……執中，現在出去了，等他回來，我和他說一聲就可以了。……

老吳：那……就一言為定了。

秉剛：一言為定，老吳，……（伸出手來）歡迎你來和我們合作。

（二人熱烈握手）

（這時，莊妻由佳玉扶着，自外進來，佳玉還穿着護士制服，進屋後，莊妻就在沙發坐下，臉色不太好看）

秉剛：佳玉，……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老吳：大嫂，又去醫院看病啦？……

莊妻：老毛病了，不要緊的！……

老吳：秉剛，你忙吧，……我告辭了，……大嫂再見。

莊妻：吳大哥，我不送你了。

（吳離去下）

秉剛：太太，現在好一點了沒有？心是不是還跳得很快？

莊妻：打了一針，休息了一會兒，就沒事了。

佳玉：洪大夫，希望媽住院，媽不肯，她說，還是在家，比較好！……媽，我扶你到房裡去！……

莊妻：不用，我現在不睏，……倒是你，回自己房去睡覺，折騰了一晚上，你都沒有閤一下眼睛！……夠累的了

○……

秉剛：佳玉，這兒有我，……你去休息一下，也好。……

（佳玉入內室下）

莊妻：秉剛，……我口好渴，你倒杯水，給我，好嗎？

秉剛：好，我去倒。

(秉剛倒了一杯水，給太太喝)

秉剛：太太，……這兩天，我想了很久，……我覺得你真是個好太太，……
莊妻：是嗎？

秉剛：我們結婚這卅多年，你跟了我，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孩子小的時候，你沒請佣人，餵奶、洗尿片，都是自己來，孩子大了，你忙裡忙外，也沒輕鬆過一天，……為了節省家用，你從來也沒有為自己買過比較貴的衣服……

莊妻：你自己還不是一樣，我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秉剛：過去的事，我也不提了，如今，你病了，我這做丈夫的，非但沒有好好的來關心安慰你，却還經常和你吵架，……我真是太對不起你了！……

莊妻：秉剛……(深受感動和安慰)你今兒是怎麼啦？突然，想到和我說這些話！

秉剛：素素，為了補償我對你的虧欠，我決定把我的退休金提出來，由佳玉陪你去美國動手術，把你的病，作一個徹底的治療，我想，這比留在銀行裡生利息，有意義多了。

莊妻：什麼？你要把退休金，拿來給我治病？

秉剛：是啊！……你不同意？

莊妻：我絕不會答應你這麼做的！

秉剛：為什麼呢？……你看，我的意見，你總是不肯採納！

莊妻：「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早就看穿了，真要死的話，就是去美國，也不一定醫得好。……秉剛，……祇要你肯同意佳玉和湯毅結婚，……我就很高興了！……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佳玉穿上白紗的新娘禮服，走進禮堂，……我也不會感到遺憾，……執中，惠中，如今，都有他們自己的事業，我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佳玉的婚事！……

秉剛：太太，不是我不同意他們結婚，……是不希望佳玉找錯了對象，嫁錯了人！……

莊妻：瞧你，又和我抬槓，湯毅，有什麼不好呢！

秉剛：太太，你別激動，……你聽我說，我已經託人代我去美國打聽湯毅的底細，如果，一切是真的，沒錯的話，……我就選日子讓他們結婚，……你總得給我一些時間啊，這是佳玉一輩子的事……何必急於一時呢！……

莊妻：你既然這麼說，……也對……那這件事，就過一陣子再說。……

秉剛：素素，你若真的不想去美國治病，我有一個打算，想和你商量一下，不知道你肯不肯答應？

莊妻：什麼打算，你說說看。

秉剛：我打算把退休金提出來，投資在執中的貿易公司，算資本，好在，我在公司做會計主任，……這樣做，絕

不會吃虧的！

莊妻：執中的硬脾氣，跟你一模一樣，你能保證開貿易公司，一定發財嗎？前幾年，經濟不景氣，不是有不少貿易公司，賠錢關了門，……我不贊成！……

秉剛：瞧，……你自己兒子，都信不過！……

莊妻：我信得過的，是惠中。對了，前兩天，惠中跟我說，他經營的那家餐廳開張以來，生意好得不得了，天天客滿，……

秉剛：噢！……真的嗎？

莊妻：當然是真的，……惠中說，為了擴充門面，他計劃再投資一些錢，重新裝潢設計，他想調一些頭寸，週轉一下，願意出四分子，……由他以餐廳來擔保，絕對保險，秉剛，你說好不好？

秉剛：什麼，你打算把退休金，給惠中去放高利貸！……他的話，……你信得過。

莊妻：他是我的兒子，也是你的兒子，有什麼信不過呢？

秉剛：我跟你說，惠中開的那家餐廳，說好聽一些，是餐廳，說不好聽的話，就是「地下酒家」，用了那麼多花枝招展的女服務生，陪客人猜拳喝酒，不是酒家，是什麼？……再說那位外號叫「猴子」的後台老闆，一看，就不像是個正經的生意人，什麼賓館、理髮城，沒有一樣，不與色情有關，……這種生意，遲早會給治安當局查封的！

莊妻：瞧你說得多難聽！……你呀，心目中，好像，惠中做的事，沒有一樁，是對的！……

（正談話間，惠中慌張的自外進入）

惠中：爸，媽，……你們都在家啊！……（走向媽說）媽，你手邊方不方便？……

莊妻：你需要錢？……多少？

惠中：餐廳以我的名義，開了幾張支票出去，今天已經到期了，若是下午軋不進去，就要退票了！……爸，你能不能……幫我想辦法？

秉剛：一共是多少錢？……你多久，才能轉得過來？

惠中：「猴子」說，至少要一個星期！……

莊妻：一共票面，是多少錢？……

惠中：一百……五十七萬！……

莊妻：天吶！……就是把你爸的退休金，全部提出來，也不夠呀！……

秉剛：你瞧你這孩子，……沒有錢，怎麼可以亂開支票呢？

惠中：做生意，有些錢，非先墊出來不可！……

秉剛：你去找人墊，我可沒有辦法！

莊妻：秉剛，……惠中，有困難，你總不能袖手旁觀呀！

秉剛：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

莊妻：惠中，……我銀行裡總共只有一百廿萬，你全部提出來，不夠的，你再去別人想辦法，行不行？……

惠中：還差卅七萬，我找誰去幫忙呢！……

秉剛：我不准你這麼做，全部讓他自己去想辦法！……

惠中：爸，……你又不幫我，……我可能馬上去坐牢的！……

莊妻：秉剛，……你又想和我吵架，是不是！

秉剛：這不是吵不吵架的事！……這是我退休金，棺材本，我有權自己作主！……

莊妻：（氣極）不！……我偏要作主，看你怎麼樣！……

惠中：爸……求你，……救救我！

秉剛：不行，說什麼也不行！

（二老劇烈爭執中，母病發倒地）

莊妻：啊，……我的心……跳得好厲害……（後痛大叫一聲倒下）……

秉剛：素素！……

（佳玉、逸梅自內奔出）

佳玉：媽，……

逸梅：媽，……

惠中：……（哭出聲來）媽！……

——幕下——

第四幕

時：相隔第三幕兩年後。

景：莊家客廳、牆上多了張莊妻的像，陳設略有變動。

人：莊秉剛、莊執中、莊惠中、莊佳玉、傅逸梅、老吳、趙自強、方董、湯毅。

（第一場）

幕啓時：

秉剛獨自一人，坐在客廳裡，面對着牆上太太的遺像沉思着，低沉淒涼的音樂升起。

空中，飄蕩着莊妻的O、S。……

莊妻：秉剛，你又想和我吵架，是不是？……

秉剛：……

莊妻：秉剛，祇要你肯同意佳玉和湯毅結婚，我就很高興了，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佳玉穿上白紗的新娘禮服，

走進禮堂，……我也不會感到遺憾！……

秉剛：……我是不希望佳玉嫁錯了人……

莊妻：為什麼，我的意見，你總是要和我抬槓！……（生氣）不，……我偏要作主，……看你怎麼樣！……（用

迴聲加強效果）……看你怎麼樣……

（音效突然停止，一切歸向沉寂）

秉剛：（椎心的哭泣）素素，……我對不起你……求你能原諒我……（淚水潛潛而下）……

（執中，自外進入）

執中：爸，……你怎麼啦？……是不是不舒服？……

秉剛：（用手帕擦去眼淚）沒有什麼，……唉！（嘆息）時間過得真快，你媽過世，一眨眼，已經滿兩年了！……

你妹妹佳玉，至今還沒有結婚，……你弟弟惠中，因為違反票據法，被關了進去，也快兩年了，……我在

想，……當初若是我不要鬧意氣，也許，你媽不一定會死……

執中：爸，……你別自責了，……過去的事何必再提呢！……再說，佳玉幸好沒和那姓湯的博士結婚，……要不就

慘了。……

秉剛：誰想到，他的學歷、家世，……都是騙人的呢？……臨走的時候……說也不說一聲，……結果，去了兩年

，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執中：這年頭，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秉剛：執中，前幾天，我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說是有一個什麼幫的堂主，外號叫「猴子」，因為利用「人頭」

，開空頭支票，已經給抓進去了！……不是就是害惠中給關進去的那個後台老闆？……

執中：不是他，還會有誰？……夜路走多了，遲早會有他自食惡果的一天！

（門鈴響，執中去開門，進來的是方董事長）

執中：爸，是大昌公司的方董事長來了。……

方董：秉剛兄，……今天，我是特地來，向你道歉的！……

秉剛：方董事長，……你來向我道歉？……為什麼？

方董：過去，……我一直被曾憲章蒙在鼓裡，他利用職權挪用公款，結果，還把罪過推到你身上，讓我來逼你辭職，實在是太可惡了！……

秉剛：董事長，今天，才知道曾主任的為人了？……

方董：因為他跟總經理有點姻親的關係，我對他比較信任，誰知道，他膽子越來越大，公款私用不說，還盜用公司的空白股票，在證券市場魚目混珠，最近，才被我发现，將他開革了！……

秉剛：是非黑白，總算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方董：秉剛兄，我今天來，除了道歉以外，還想請你重回公司，去做會計主任，……不知道，你肯不肯賞我這個面子！……

秉剛：要我重回「大昌」，重代馮婦？……董事長，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方董：秉剛兄，……不考慮一下嗎？……

秉剛：你今天來，還我一個清白，我已經夠高興的了，……再說，我現在在自己兒子開的貿易公司上班，要去，也分身乏術，……

方董：啊！（頗感失望）那對不起，……我告辭了！（下）

執中：方董事長，好走。（送之出）

（佳玉自外進來）

佳玉：大哥，……你快去醫院看一下，大嫂說不定，今天晚上就要生了。

執中：佳玉，是大夫告訴你的？……

佳玉：嗯！……

秉剛：執中，你快去，……逸梅第一次生產，你該去陪陪她的！……

執中：爸，那我走了。……

（執中上，正巧老吳進入，佳玉送上茶）

佳玉：吳伯伯，請用茶。……我不陪你！……（入內室下）

老吳：不用客氣。……你去忙你的！

秉剛：老吳，你來遲了一步，剛才，大昌的方董事長，竟然來向我道歉，要我回去重代馮婦，……終於讓他看清了小曾的真面目，將他開除了！……

老吳：我說的沒錯吧！「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是非黑白，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秉剛：老吳，今天，我心情很愉快，我請客，一塊喝酒去，怎麼樣？

老吳：喝酒，沒問題，只是先把正事，談好了再說。……

秉剛：什麼正事，你說就是了。……

老吳：秉剛，我投資你們的貿易公司，已經兩年了，雖說沒有賠錢，但是賺的也很有限，……如今，好不容易等到一筆大買賣，可以讓公司至少賺上五六千萬新台幣，：你為什麼堅持，要執中，不接這筆生意呢？

秉剛：老吳，你是說七海公司的那筆生意，是不是？

老吳：是呀，……他們要的那些電子儀器零件，你們以前不是也曾做過。……

秉剛：老吳，你說的沒錯，這筆生意，果真做成了，賺大把的鈔票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那批貨，數量太大了，……若是接了訂單，勢必要去調頭寸，還得工廠日夜加班趕工，我擔心的是，到了期限，貨是趕出來了，萬一對方面不講信用，臨時變卦，說是不要了，那我們不就慘了。

老吳：秉剛，對方找我來談這筆生意的，是我的一個遠房親戚，他跟我保證，絕不會不守「信用」，讓我為難的！這，你還有什麼好擔心呢！

秉剛：老吳，共產黨的話，你信得過嗎？花言巧語、口蜜腹劍，這是他們常用的一貫伎倆。……老吳，你是公司的股東之一，我們不能為了想多賺一點錢，讓公司冒這麼大的風險，萬一，出了毛病，那我們公司，就鐵定垮了！……

老吳：秉剛，我親戚，是在香港做買賣，你怎麼說，他是共產黨嗎？……放心，絕不會有什麼風險的，……我們是廿多年的老友了，再說，我也是公司股東之一，我會存心來害你嗎？

秉剛：老吳，……這明擺著是一種轉口貿易，除了大陸，東南亞那兒會有這麼大的市場，已經有不少人，上過他們的當了，我們何必再去步別人的後塵呢？……

老吳：（生氣）秉剛，這麼說，這筆生意，你是絕對不談了！

秉剛：嗯，不談了！……別說可以讓我們賺五六千萬，若是不接這筆買賣，我們的貿易公司，就得關門了，我也不會贊成，執中去接這份訂單！

老吳：（發出）秉剛，我總算認清了你了，……怎麼，這樣不通人情！……難道，你真的「六親不認」嗎？……

秉剛：老吳，我這人一向：「一是一，二是二」，……你要翻臉，我也沒有辦法！……

老吳：你太太讓你氣死了，兒子讓你逼得關進了監獄……你還是這樣「食古不化」，……好，這筆送上門的生意，你不接，……我和你還有什麼好談的，……我這就去公司辦理「退股」總可以吧！……（說完，拂袖而去，下）

秉剛：什麼？……退股？……退股就退股，……有什麼大不了的，……我才不吃這一套！……

（佳玉自內出，換了家常服）

佳玉：爸，……吳伯伯走了？……

秉剛：嗯！……（情緒不佳）我回房去休息一下，……沒有事別來煩我！（入內室下）

佳玉：是。

（佳玉整理一下客廳，並為母親像前的花瓶換水，正在忙碌着，忽然湯毅神秘的出現，他在佳玉背後，用手蒙住了佳玉的眼睛）

佳玉：誰呀，嚇我一跳！

湯毅：你猜？

佳玉：是……二哥？

湯毅：不是。……（放開手）佳玉，是我，……沒想到吧！

佳玉：（張眼見是湯）湯毅，……是的，……你怎麼不聲不響進來的。

湯毅：你家大門沒有關上，……我就進來啦！……兩年不見，佳玉，你還好嗎？……

佳玉：湯毅，……你不是回美國去了嗎？……走的時候，像一陣風似的，連通知也不通知我一聲！……我還以為

你從此消失了呢……

湯毅：佳玉，真對不起，我是臨時接到我母親打來的電報，說我父親過世了……我急着回去奔喪，……正巧你在

醫院值班，就來不及和你道別了。……

佳玉：你父親過世了？……

湯毅：嗯，……為了繼承他的事業，這兩年我一直都在忙着，……早就不做「教書匠」了，……現在，我忙着做

生意！……佳玉，……（取出名片給佳玉）這是我現在的名片！……

佳玉：向東貿易公司總經理，……怎麼？現在你連名字也改了，湯向東了！……

湯毅：算命的說，這個名字大吉大利，會幫我發大財！……對了，佳玉，上回我答應投資你大哥開貿易公司的資

本，沒來得及拿就匆匆走了，……這兩年，你大哥的貿易公司經營得怎麼樣？我們可以繼續合作呀！

佳玉：好呀，……我大哥到醫院去了，等他回來，你們當面談，……

湯毅：去醫院做什麼？……身體檢查？……

佳玉：不，是我大嫂快生產了，他去醫院陪她的！……

湯毅：啊！……那真得恭喜啊！……佳玉，……我還沒有結婚，你是不也一樣？……

佳玉：你……還沒結婚？……我不相信！……

湯毅：佳玉，……我一直在等着你，……希望，你爸不再反對，你和我在一起！……（握佳玉的手）

佳玉：真的嗎？……

湯毅：怎麼？……你對我說的話，表示懷疑？……

佳玉：湯毅，過去，我太相信你了，幾乎上了你的當，（脫下戒指退回給湯）這是你送我的鑽戒，我還給你，你可以拿去繼續騙別的女孩子，……你的底細，我已經瞭解得很清楚，你不用，……再在我面前演戲了。……

湯毅：佳玉，你怎麼說，我是在演戲呢？……我對你，完全是真心誠意的！……

佳玉：湯毅，紙是包不住火的，……美麗的謊言，不可能永遠使人相信，我過去，是被愛情迷住了眼睛，相信你說的每一句話，……幸好我父親，比較冷靜、客觀，才識破了你的真面目，……

湯毅：佳玉，一定是有人，在你面前，說了我不少的壞話，……這種一面之辭的說法，你怎麼可以完全相信呢！

……佳玉，我承認，這兩年，我一直沒有主動和你聯絡，是我的錯，……但是，我也有我说不出的苦衷！佳玉：湯毅，別再為自己辯護了，……你還是快走吧！……我爸，……他一向對你的印象就不好，……若是他知道你又來糾纏我，……他會把你轟出去的了！……

湯毅：佳玉，……難道，……真的無法挽回了嗎？……

佳玉：（向內室叫）爸，……你快出來，湯毅來了……

湯毅：（狼狽的鼠竄逃去）好，我走！……（下）

佳玉：真是做賊心虛，……他會這麼怕我爸爸！

（燈黑暗轉）

（第二場）

（燈亮時，場上空無一人）

（稍頃，佳玉穿外出服領自強自外上，自強西裝畢挺，容光煥發）

佳玉：爸，……你快出來，自強他來看你了。……

（自強環顧室內，見母遺像）

自強：佳玉，……伯母，……她還是故世了。（上前默禱）

佳玉：（黯然）嗯！……

自強：（感慨）唉，人世的變化，真是太難以預料了。……

（秉剛自內出）

秉剛：趙自強，……這兩年，你不是在美國做報社的特派員嗎？……怎麼突然又回台灣來了呢？……

自強：伯父，我是被報社輪調回國來的！報社現在調升我做採訪主任，責任比以前更加重了！

秉剛：高昇了？……自強，真得向你恭喜，這兩年，你在美國寫的通訊特稿，我幾乎都看了，筆鋒尖利，分析問

題，也十分深刻，……你真是一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自強：今後，還盼望老伯，常給我教導！……

秉剛：你在國外這兩年，佳玉有沒有常給你寫信！

自強：有，……他要我打聽湯博士的事，我也提供了她最忠實的報導！聽說，他已經又回到台灣來了，……不知道，老伯，有沒有和他見過面！

秉剛：聽佳玉說，他曾經來過一次，現在已改了名字，是什麼貿易公司的總經理，改行做生意了，……因為佳玉揭穿了他的底牌，……才不敢和我照面，就逃走了！……

自強：執中大哥，沒和他接觸吧？……最好，少來往，我聽說，他現在和大陸那方面，走得很近，……說不定，這一次來，是做統戰工作的，……我們還是多提高政治警覺，少和他接近。

佳玉：他是大陸派來台灣，做統戰工作？……

自強：我還沒有切實的證據，不過，在美國，他和大陸有關人員，常有來往，……這就難免有些嫌疑！

秉剛：佳玉，自強說得很好，像這樣的人，今後，還是少來往為妙。……

佳玉：爸，……我早就不和他來往了，你放心，就是了，……

秉剛：嘿，……想當年，我要不是堅持的話，你都已經做了他太太了，……那就真後悔也來不及了！……還是爸爸有眼光吧！

佳玉：爸爸究竟是爸爸啊！……

秉剛：自強，……你得加油了，佳玉等了你兩年……你可不能再拖下去了！

自強：伯父，不會的，……只要你同意，……我想，很快，我就要和佳玉結婚的。

秉剛：自強，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

（內屋傳出嬰孩的哭聲）

佳玉：大概是大嫂的孩子醒了，自強，你要不要去看看，白白胖胖的小男生，好可愛！……（先入內）

自強：好呀！……叫什麼名字？

秉剛：我給他取了個名字，叫百鍊，也就是「百鍊成鋼」的意思！……我覺得「人生就像一塊鐵，必須經過百次

以上的鍛鍊，才能變成鋼。」你覺得，怎麼樣？

自強：莊百鍊，好呀，……真是個好名字。……

佳玉：（自內室門口叫）自強，快來呀！哦！

自強：來了！（入內室下）

（電話鈴響，秉剛接聽）

秉剛：喂，我是秉剛，……你是老吳，有什麼事嗎？……執中，不是去公司了嗎？什麼？他不在公司？……那我怎麼知道？……我家裡來了客人，……一會兒，我會到公司去的！……（掛上電話）……（獨自思想着）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聽老吳的口氣，有點怪怪的！……執中不在公司，會到那兒去了呢？……

（正猜疑間，惠中悄悄自外上，才從牢裡出來，面色有些憔悴）

秉剛：（驚喜的）惠中，……你出來啦？……

惠中：爸！（愧疚的）我真沒有臉，再來見你。……

秉剛：（指母親像）先去你媽的像前，磕幾個頭，求她能夠原諒你！……是你害死了她！……

（惠中去母親像前跪下）

惠中：媽！……（痛哭失聲）我錯了，……求你能原諒我這不孝的兒子！……（磕三個頭）求媽保佑我，恢復自由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秉剛：起來吧，……不是說判三年徒刑嗎？……怎麼現在就出來了。……

惠中：政府因為釋放票據犯，所以，提前讓我出獄！……真沒想到，猴子拉我去做總經理，原來是拉我去做他的「人頭」，……用我的名字去亂開空頭支票，使我被套住，求遠翻不了身！……

秉剛：不要怪別人，……要怪的是你自己，誰要你受不了誘惑，去過做總經理的癮！……我曾經和你們說過，社會是很可怕的，到處都有陷阱，你若是不安份守己，想一步登天，發大財，你就會陷了進去……

惠中：爸……關了兩年，……我的發財夢，已經醒了，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我聽說，猴子自己也被關進去，是不是真的？

秉剛：這是他應得的報應！……惠中，吃一次苦學一次乖，今後做人，要實事求是，像你大哥一樣，就再也不會上人當受人騙了。

惠中：爸，……我會的。……

（這時，執中，衣冠不整，失魂落魄的，自外進入）

惠中：哥，……我回來了！……

執中：（心不在焉，似未聽見）喔！……

秉剛：執中，……你怎麼啦？……是不是病了？……

執中：沒有。

秉剛：剛才，老吳打電話來找你，說你沒有在公司，你到那兒去了？……你不是很早就出門了嗎？……

執中：（忍了很久，終於爆發）爸，我錯了……我完全錯了！

秉剛：執中，……是不公司出了什麼事？……

執中：爸……（激動地說）我不該不聽你的話，……走錯了一步，……現在，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
惠中：大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說呀！……

（這時，逸梅手抱襁褓自內出，自強、佳玉隨後出）

逸梅：執中，……發生了什麼事，什麼都完了！……

執中：爸爸，……你說得對，七海公司的那筆生意，我們是不該接的……雖說，可以讓公司賺五、六千萬，但是風險太大了，……到了期限，萬一對方不講信用，臨時變卦，說不要了，……我們就慘了……

秉剛：是呀！……執中，……這筆生意，……你接了？……

執中：（俯首默認，點了點頭）嗯！

秉剛：你怎麼可以接呢？……還瞞着我！……現在真出紕漏了，是不是？

執中：本來，我是聽你話，不接的！……

秉剛：那後來，怎麼又接了呢？

執中：是吳伯伯來逼我接的，他說，對方是他的親戚，絕對可以保證，……若是不接，他就翻臉，……說要退股！……

秉剛：退股，就退股！……有什麼關係呢？……你還是受不了那五、六千萬的誘惑！……現在

七海公司人呢？

執中：我剛才去他們公司，結果一個人也沒見，我和香港打了長途電話，……對方說，裘經理，不在香港，回廣州去了，……那批貨，……他們決定不要了，……要我們另找主顧！……

秉剛：執中，……我說的沒錯吧！……對方果然來這一手，……那我們墊下去的貸款、加班費，……怎麼辦？……

執中：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逸梅：執中，……你怎麼可以不聽你爸爸的話，擅自作主呢！……如今，……這怎麼去收拾！……

（孩子這時，被嚇大哭起來）

佳玉：大哥……別着急，我們來想辦法！……

執中：（向逸梅）把孩子抱進去，別來煩我！……

（逸梅抱孩子入內）

（門鈴響，惠中去開門，進來的是老吳）

老吳：執中，……終於找到你了，……香港方面怎麼說，有消息沒有？……

秉剛：老吳，不是說，香港方面是你的遠房親戚，可以保證，絕對不會不守「信用」，讓我們為難的嗎？……你為什麼自己不打長途電話去問一問啦！

老吳：我打電話去問過了，……他說，……對方，已去了大陸，現在，他也上了當，……不知怎麼辦才好！……
執中：爸，……我錯了，……我是財迷心竅昏了頭，才會糊里糊塗，聽了吳伯伯的話，瞞着你，接了這筆倒楣生意！……

惠中：大哥，……那公司至少要負擔多少損失？……

執中：前前後後，挪用的頭寸，至少在三千萬以上！……

惠中：什麼？三千萬以上？

老吳：執中，那公司不就要宣告倒閉了？……

執中：吳伯伯，……都是你害的！……

老吳：（老淚縱橫）秉剛，……我錯了……我不該為了貪一些暴利，結果讓執中，也被捲了進去！……我真該死

！（哭着說）你能原諒我嗎？……

執中：爸，……（也哭起來）……我不該瞞你的，……想不到，我出的紕漏，比弟弟，更讓你傷心！

秉剛：（仍像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似的說）哭吧……讓淚水，來減輕一些你們內心的痛苦！仔細沉思，好好的想

一想，是誰讓你失敗、跌倒的，……我要重覆一下。剛才，我對惠中說過的話：「社會是很可怕的，到處都有陷阱，你若是不安分守己，想一步登天、發大財，你就會陷了進去……」

（舞台燈光，光圈樂中在秉剛一人身上）

（全劇終） 幕下

本劇七十四年初稿，七十五年二稿，七十六年三稿